

記纂淵海卷第六十八

性行部之三十二

無定力

子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子孟口

史子夏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子史記子

軻王莽誅甄豐辭所連及便叔不請時揚雄校書天祿閣

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

死西漢本傳互或謂謹是復慮為非不知所定通監漢帝

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

之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

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通監漢髡參軍短主簿能令

公喜能令公怒晉書却帝嘗問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



對曰中人問中人狀對曰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
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通監陳宣紀一迴一惑在於
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房之所通監唐太宗

傳記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
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
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
母懼投杼踰牆而走戰國策互入不能自信

集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北夢遺言載唐人詩

堅忍不拔

經之死矢靡它之死矢靡慝詩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
心匪席不可卷也語衛靈公君子固窮語衛靈公

無定方 堅忍不拔

子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
貧窮怠乎道荀脩北山愚公年九十欲平太行王屋二山

或笑之愚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
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懼其
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

雍南列不以物挫志之謂全 **史**司馬握節以死左文八年晉文公曰困獸猶鬪左宣二年楚伐

宋華元夜入楚師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而爨雖然城下
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左宣十年請叔合餘燼背城借一

左成二年晉文亡十九年守志彌篤左昭十年伍子胥窘於江上
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

能致此哉史記子胥傳互入英烈 豫讓事智伯智伯滅讓挾匕首刺
襄子襄子釋之頃之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曰所

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馬驚襄子乃數讓讓曰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則死不恨襄子持衣與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史本互入列英蘭相如奉趙璧於秦秦王喜傳示左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故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相如懷其璧從徑道歸璧于趙互入英烈屈原曰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同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曰舌在也義曰足矣儀傳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

忍不拔

禮樂絃歌之聲不絕史記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漢

司馬遷傳馬援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東漢本傳梁謝舉

兄子儁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

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南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

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

牽掣首尾唐書亦集余心之所善亦九死其猶未悔蘇寧溘死而流亡

兮余不忍為此態也上當其圍守時外無虬蟬蟻子之援

所欲忠者國與主耳韓但存舌在口當棄身遂心無

傷禽哀鳴之意有困獸猶鬪之心李手張空拳力殫氣

雄劉長

本朝金百死而不化水萬折而東流陳

中

望風而靡

史 吳伐魯微虎欲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吳子

聞之一夕三遷左哀八年從風而靡西漢韓信傳養由睥而後號漢

班固范滂按部守吏自知賊汗望風解印綬去後漢本傳符堅

敗于淝水餘眾奔潰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至晉書謝玄傳互

入悲懼心應弦而倒北史李元龜傳望風輒奔新唐書房元齡傳河北二

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唐書顏真卿傳

集 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巽

傳記 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塵而潰論猛虎處於深山

本朝 馬首所嚮無不望風奔潰司馬溫公魏元論

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子

由

望風而靡

自負

子 子路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於

天旗旂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

搴旗執馘唯由能之家語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

我願之乎孟公孫丑上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孟公孫丑下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

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子乘之君求

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孟萬章下鬻子年九十

見文王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則老矣

使臣策國事則臣年尚少因立為師鬻子入精強在山澤而有

廊廟之志中

史 藥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左成十六年毛遂曰使

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史記平蔡原君傳

澤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不知者壽也史記趙王思復

得廉頗廉頗亦魚復用於趙趙王使使召廉頗廉頗見使者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通監秦紀先從隗始通監

周韓信家貧葬毋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本傳韓

信曰臣多多益辦本傳里中社陳平為宰分肉甚均曰嗟

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通監漢高紀崩通自序其說號

曰雋永西漢本傳師古曰雋字充反肥肉也韓安國曰死

灰獨不復然乎 終軍自願受長纓羈南越王致之闕下

終軍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

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並同士疾不

明經術經術苟明取去紫如倪拾地芥西漢夏侯勝傳郭丹曰丹

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漢

傳梁竦自負其才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州

縣之職徒勞人耳同虞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

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通監漢彌衡唯善孔融揚脩常稱

曰天兒孔文舉小兒揚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本傳曹操

從容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

足數也通監漢韓遂請與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

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

多智耳同劉備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同廖化欲與

宗預詣諸葛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但少一死何求於年

少輩而屑屑造其門耶遂不往蜀志宗王濬恢廓有大志

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晉書

山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 孫

綽作天台賦示友人范滂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

謝琨曰二丘一壑自謂過之亮也祖逖渡江擊楫而誓

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並同石勒曰若

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晉書載周顛曰今年

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本傳謝安妻見家門富貴而

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晉書

本傳謝安甚敬王獻之因問曰吾書何如家君曰固不同安

曰外論不爾曰人那得知同涼張邕驕矜淫縱國人患之

張天錫所親劉肅謂天錫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

其人肅曰肅即其人也肅年時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

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通鑑晉海燕主垂議

伐西燕垂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

以累子孫通鑑晉王羲之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

芝草猶當鴈行也晉書胡藩曰劉毅一談一詠自許以為

雄豪通鑑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

稽古過之通鑑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况

也宋王儉傳裴子野曰為文人皆得於手我獨得於心南史曾

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北史崔王侃不交遊親朋

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爾北史周

武謂楊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廉聲答曰臣但恐富

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隋書隋王羅曰老羅當道卧雞子

安得過同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唐書

王珪傳李靖常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

句儒唐書李晟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同裴度

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

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唐書韓愈自視遷

雄至固以下不論也唐書自比孟軻以荀况揚雄為未醇

唐書韓愈傳李懷遠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曰因人之勢高士

耻之假蔭而官豈吾志耶擢四科第唐書本傳鄭仁表常自曰

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上同

傳記婁敬過洛陽曰臣之策能不血刃坐羈匈奴頭着陛

下前三輔故事李元禮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已任

世說張賓自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策鑒識不後張子房但

不遇高祖耳崔鶴後趙錄僧支遁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

耳目玩乎世說後魏楊大眼曰若使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

以使君亡竟喪膽世說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萬機

論司馬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僊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

不復過此六帖楚丘先生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

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使我投石斤距追

車赴馬逐麋鹿搏虎豹吾則老矣使我探計謀殺精神決

嫌疑出正辭尚諸侯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勃然

汗出至踵曰文過耳韓詩外傳劉長卿每題詩不言姓但曰長

卿雲溪友議皮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世說沙門貫休風騷

之外精於筆札成中令問其筆法休曰此事須登壇而授

安可草草而言上同鍾子期死伯牙子屏琴絕絃終身不鼓

以為時無足為鼓琴者劉向說苑

集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揚雄解難鳳凰集南嶽羞與燕雀羣劉

翰雖逍遙於廣廈思擊鶴於中原世說生必耀華名於

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策張景陽七命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

園徐敬業琅邪城作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隣

壁寧假輝於陽燧終徇已以致能靡因人以成事王略實雖

不能縱逸韻於霜皐喚野致九天之響頗亦蓄奇芬於露

薄垂薰有十步之芳上同安能與尺鷃決起但捨榆孟浩然人

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
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納元次杜陵有布
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
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覲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
內熱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謝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
藏同上心藏風雲世莫知詩白駉驥本天馬素非伏櫪駒
韓信羞將絳灌比彌衡耻逐屠沽兒青雲當自致何以
求知音李太白上裴長史書曰他人之文猶山無煙霞
春無草樹白之文光明洞徹句句動人同上自矜無當對
韓文猛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韓文
籍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韓文承先人
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韓文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
在弟子列韓文固余異於牛馬芳寧止乎飲水而求

芻 羣雌孤雄意橫出 誰為傾國媒自許連城價 懷
竒負氣不隨人後 冲天鵬翅闊報國劒銜寒 天不欲
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
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遠必有在矣並同鋪
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
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
讓韓文配圭璋而為貴豈泥滓而為儔柳文金
之為寶耻居下流同上低回且向籠間宿奮迅終須天外飛
翳玉芝並同振臂猶堪呼一擲爭知當下不成盧劉賓雲
霄坐應致劉長老虎終開眼兒蟲會叩頭但令吾舌在何
畏不封侯張承肯與夫斗筭者决得失於一夫之目唐文
砥名礪節易地改轍異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决同上將

携健筆干明主杜牧

本朝萬里秋風天外意歐公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上同
枯朽猶能出菌芝坡海底鯤魚會化鵬蘇子吾文如萬斛
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東坡

記纂淵海卷第六十八

記纂淵海卷第六十九

性行部之三十三

自期遠到

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語泰伯

史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後漢書司馬遷舒吾陵霄羽奮此千
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東漢脩翼無卑栖遠趾

不步局上同

集逸翮思拂霄駿足羨遠遊郭景純指蓬壺而播翰望昆

閩而揚音鮑照非刻金石列圖象揚弘懿崇耿光則顯然

眾情孰克慰陳子昂鸞陞鴻漸期紫氛兮上同逸翮方翥脩

途茲始冀頡頏乎九霄將翱翔乎萬里李山文老驥思千里

飢鷹待一呼註願言成羽翼奮翅凌丹梯元微竊攀屈宋

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註九霄排直上萬里整前期元微

數那得作牛後更擬助鴻飛註迅阪看鵬舉高音待鶴鳴

所期人拭目焉肯自佯盲註鵬翼張風期萬里孟同駿足

思長阪陸韓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唐宣宗

誰謂青雲高鵬飛終背負劉賓客吾將奮鱗於太空兮奚獨

慕此江湖吾將發榮於蟠桃客集玄奚獨守此蒿蕪五將蕩其

魄兮驟風勃與軛車謁帝於冥冥之天兮秉其生殺之樞

皮日休集本朝劉瑀曰騏驥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續贊

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芻豢歐公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

名久遠看蔡君謨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邵堯夫詩

自期遠到

自信

經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記孔考諸三王而不繆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記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孝也語子曰丘之禱父矣語子曰天生德於予桓

其如予何子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孟同

子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公孫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子

文公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滕文宋

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萑孟子孟

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史鄭子產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左晉叔向曰祁大夫

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左一集二一年三得相而

不喜知其才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孫史

傳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

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

賢唯參通監世僕朱邑且死囑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嗇夫其

民吏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

其子葬之桐鄉民果共為邑起家立祠祭至今不絕西世傳

互入王賀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

稱免嘆曰吾聞活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方餘人後世其

興乎通監世僕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

人後世必有興者叔父咳曰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

訓為謁者使修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通監世僕陸元方為宰相每有遷除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

和紀

終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通監

傳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

所寬我後世必有封者說苑貴

傳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文選注乘石王自保魯參不

殺人元微文書自傳道多待史筆垂韓昔揚子雲著太玄

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

雲必好之矣韓文與馬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質鬼神而不疑耳同人以為拙臣行不

疑同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

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被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

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

繇是而言夫豈有外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麟

頌人不易物鍾離委珠而徒為心苟無瑕伯夷飲泉而何

爽白樂天事直皇天在同苟吾道之無爽又何陋於斯士顧
言行之有常雖蠻貊音甫可處隄但教方寸無諸毒狼虎
叢中也立身馮道詩見

未明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唐詩人之情諱有而不諱

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愠矣柳下惠之清人謂之汚不

怍矣陳水故晉國王公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

為三公者已而其子文正公相真宗於祥符景德之間東

王氏三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

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

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同

不能自信

史王莽誅劉棻時揚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

不能自信

雄雄恐不能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西漢本傳五

傳魯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止曰曾子母曰曾

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

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

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戰國策五

自暴

經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繫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今女畫語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語季

子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子

惠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同以

為無益而捨之者不耘苗者也孟公孫有是四端而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同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孟勝文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
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胡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為也孟子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孟子

上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

集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撲斲終負素質張茂先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韓文師說

本朝班固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

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東坡集

記纂淵海卷第六十九

不曰信自暴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

性行部之三十四

不苟合

經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論語衛靈公

子御者且羞與射者比子孟勝文周襄戰國縱橫取士先權

謀孟子以儒道遊於諸侯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關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

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車

史陳敬仲為齊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

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左莊二十二年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

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哉史子孟軻傳叔孫通徵魯諸

生魯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無汗我史本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史本建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
險微兮搖增翩逝而去之史本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
不肯與眾鼓獲人亡史本切善反古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西
揚雄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
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和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
不敢奉詔本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
能致焉東漢陳彌衡始達潁川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
至於刺字漫滅東漢裴頌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
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
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
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通

下苟合

晉書王述嘗見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
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晉書王殷仲文還姑熟祖
送傾朝桓謙要王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
與殷風馬不接無緣陪從沈約宋書

傳記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者

呂氏春秋

傳鸞鳳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楚連城之珍俟

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王績莫將流水引

空向俗人彈駱賓儼有直道侃無媚辭張謐嗟彼苦節士

素於圓鑿方謝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遊猿

狘之與居固自以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

不悔焉韓文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决起山

鹿駭去之不若也韓文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汗辱

不圓為顯榮唐文粹性不苟合居常寡徒同上我受狷介

性立為頑鈍身平生雖寡合今即無緇磷白侍

本朝當戰國時儀秦以口舌取富貴孟子與公孫丑之徒

方且歷論養浩之說宜當時以為迂闊集道綦逢敵手纔

堪着琴少知音不願彈邵堯夫

苟容

附 迎合

經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咸卦互入鄉原德之賊也語陽貨注

子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孟告偷合苟容苟

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

也孟尺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史本養

小苟合 苟容 迎合

安交祿史叔孫通為綿蕞野外

之習禮儀其中如得曰以茅茅張湯漢武帝時為廷尉即上

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

西漢韓增代張安世領尚書事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

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漢書韓王信傳公孫弘懷智飾

詐以阿人主取容西漢以苟容曲從為賢以阿默尸祿

為智西漢鮑孔光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

指苟合如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通監容回而

已漢公卿選懦容頭過身通監鼠雀偷生苟此一活耳

晉書王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一官闕輒擇才資可為

者啓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通監揚再思

在位累載屈節希旨無所規弼慎畏未嘗忤物或謂再思

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節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

三

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唐書本傳蘇味道為相未嘗有所

建明脂韋自營而已唐書明皇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

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唐書以安祿

山兼范陽節度使尚書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

皆順旨稱其美唐書張良娣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

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通鑑唐肅宗側媚取容

唐書張仲方傳王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通鑑唐肅宗

唐書李豐依違二公之間司馬懿曹爽魏略

傳記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

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

耻愚夫之所賤也楚或推遠古移而難容同决耳目之欲

以苟容為度譚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翻而為庸張華賦惜位

苟容迎合

苟容 迎合

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白傳公卿大夫偷合

苟容持祿養安皇甫希仕尺寸徇祿斗升唐文

雷同

史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

年二十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通鑑君出言

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

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

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

通鑑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西漢劉希指雷同西漢馬每有

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通鑑上下雷同非陛下

之福後漢雷同容容無違而已通鑑若心知不可而順旨

雷同負臣子之義通監漢

傳記君無謬謬之臣父無謬謬之子兄無謬謬之弟夫無

謬謬之婦士無謬謬之友其亡可待說苑

集萬口和附并為一談韓文和而唱之同然一辭同

乘虛接響

經胥動以浮言書盤庚上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語陽貨

子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劉子互入任四面時言轉四面

足慶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足定名曾人東郭空濫美稱

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傳名實虛信

傳說即以定真聞野丈人名藥謂之田父河上姪女謂之婦

人堯漿禹糧謂之飲食龍肝牛膝謂之為肉劉子

史聞諸道路左昭十三年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漢西誅名而不察

雷同 乘虛接響

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通監漢城中好高

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

方全疋帛東漢馬

傳記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於曾參殺人武紀不疑盜嫂程義

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通師曠軒

轅並世公明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惟一足烏白馬角救

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故道聽塗說之違

理街談巷議之損實 說鳥獲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

劍飛屋必曰晉典明文逆彼虛辭成茲實錄並同古語曰

事歷終古以魚為魯柏帆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同江南閭

里間士大夫道聽塗說強事飾詞呼徵質為周鄭謂霍亂

為博陸上荊州必稱陝西下揚都要云海郡言食則糊口

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燕爾及王則無不仲宣

語劉則無不公幹凡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

施安時復失所顏氏家訓

集 隨風靡而成行楚辭街談巷議張平子西京賦聽者不察和而唱

之同聲一辭韓文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

破韓文吠聲者多辨實者寡飛語一發臚言四馳萌芽

始發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劉賓客

宋 朝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

于庭者遂肆鳴象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歐公集

端介

經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易君子以立不易方易無有

淫朋無有比德書正色率下命君子不以色親人記

記女妓聲亂色不留聰明記非時不見非義不合記儒

東虛接響 端介

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記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仁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

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語

子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

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孟公孫端人也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孟不以三公易其介孟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

謂之貴孔葛稚川不以片言半字煩人抄

史 齊即墨大夫不事左右以求譽毀言日至史未嘗

卑節下意以求仕也西行不苟合義不取容前

申屠嘉曰使君所言公事君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西

傳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文尹翁歸之語

不及私西傳請謁無所行貨賄無所用通鑑漢武紀里名勝母

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西傳不可阿尊事貴西

食坵孤立羣貴之間東漢馬援傳交趾守張恢坐贓伏法以資

物簿入大司農詔賜羣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

拜曰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東漢本傳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

衛之聲不過於耳東漢杜篤傳并丹高潔未嘗脩刺謁人東漢

鴻尚節介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竝絕不娶揚震

舉茂才主密密遺震金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

知子知何謂無知徐穉非其力不食同陳泰為并州

京邑貴人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

魏志羊祜不附中朝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王戎當國羊公

無德通鑑晉武紀方正亮直介然不羣晉書王基傳崔遊自少及長

口未嘗語及財利晉書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周頽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然

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函簿即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

生不意見要人人今不幸見汝通鑑宋世相劉行本為左庶子

太子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

者欲令輔導以正道非為作弄臣也魏書惡木垂蔭志士不

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新唐書武惠后席豫太平公主欲

表為諫官豫耻之逃去通鑑唐中宗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

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唐書李乂進吏

部侍郎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同正人一心事

君無待於助唐書李德裕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

依同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唐書歸

傳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

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戰國策鍾離意曰志士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東漢紀五水名盜泉仲尼不漱論語撰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風俗通

集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楚辭五耻干媚而求親藝文四曹植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表陽源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苦寒行箕山許由有高節湘水屈原有清源陳子黃河一直青松萬仞崩松柏青青不受令於霜雪張之秀木勢恒孤張詩集獨立天地間李太白多君秉古節嶽立冠人曹州以茲悟生理獨耻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謝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汚真坳馬蹄無入朱門跡韓文

山莊介

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荆古琴無俗韻寒松無妖花李太白勁葉森利劍孤莖挺端標介潔靜專末交勢利並同高郢規矩自立不干權貴文見佞色諛笑者不忍與坐語上絜性不可汚韋應嶷然如斷山絕巘不可以邪徑造焉穆負作鄭獨鶴不羣孤松無柯劉長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纏縈唐文直方不偶孤高比雲月並同宋廣平貞姿勁質剛態毅狀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皮日休

宋寇萊公為相丁謂出其門為參政會食都堂羹菜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真觀弼之心鍊金鍛鍊石介聖德頌李及知抗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筆王質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當國者意王質人嘗與孫之翰一端硯曰此石呵之則水流孫

曰一日呵一擔水方直三錢竟不受筆面目嚴冷東坡陳公弼傳
森森直幹百餘尋高入青冥不附林臨川集陳履常居都下
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東坡
書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東坡
赤辟土堅姿映松柏直節凌榛荆蘇子由集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

希介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一

性行部之三十五

不由介紹

子孟孺子軒無介而見孔叢子

史谷永曰薛宣無游說之助西漢喬幹直登磨天自致魏鄭公

唐太宗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張者朕自舉之

無先容也唐書

集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李太白自賀出身入任並不因

人錫禹表貌符心真如舊君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感激自

致其間無因呂和叔傳

本朝豈因糞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臨川不階尺木

遂致青雲洞

寡合

經獨行踽踽

詩杜

武公寡特

詩有杜

子踽踽凉凉

孟盡

史寡耦少徒

西漢東

落落難合

東漢耿

至音不合眾聽故

伯牙絕絃至寶

方朔傳

不同眾好故下和泣血

東漢陳

孤音寡和

直轡安婦

東漢荀

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宋孝武謂

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非

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南

夷行介特雅不與合

唐

蕭

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

通監唐

集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

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

搖性復多虱爬搔死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

不由介紹

寡合

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及四不堪也不喜乎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不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矍然自責然不可化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鬻塵臭處千變萬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縱逸來久情意傲散閑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習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享以嘉穀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康與山壽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入不秀木勢怕孤張說一生傲岸苦不諧李不合者雖造廬未嘗與之坐韓文今所以惡衣食窮躰膚

麋鹿之與麋狻狁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韓文五入出門無所往入室還獨處即侍孤風絕侶逸翮獨翔柳文性不苟合居常寡徒唐

本朝性枉尋直尺之不為故圓鑿方枘而難合歐公古聲

無惱淫真味有滲滔臨川窈眇文章宜和寡崢嶸肝肺亦交難坡詩互入

朋比

經比之匪人易比卦簡賢附勢寔繁有徒書仲虺協比讒言

庚書盤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書泰小人比而不周語為

子上偏曲則下比周比周則難知荀正論

史相引以執相道以利史記日有背公死黨之信西漢

史記日朋比

阿黨所厚西漢杜欽傳谷永黨於王氏西漢公卿以下畏石顯

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

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通監漢元紀長安令楊興與賈捐之

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

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

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

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期思侯並可為曹皆如言

又薦滿宣立為刺史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

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

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又共為

薦興奏石顯白之上廼下興捐之獄西漢牢耶石耶

五鹿客耶印何疊疊通監漢共相標榜東漢

黨

黨同而伐異 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孟同鄉人為之謠曰

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

此始矣通監漢諸葛誕鄧颺等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

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合黨

連羣互相褒歎以毀些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

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通監魏賈謐喜延士大夫

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

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琊諸葛詮弘農王粹

襄城杜育南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

謐號曰二十四友通監晉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主叔文為

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伾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

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

洪比

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

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憫然自得謂

天下無人通監唐李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接擠上曰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通監唐漢朱博陳咸相為腹

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

於甘陵二部唐書李邪人必更為黨以相欺蔽同德裕宗

閔各分明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通監唐

集羣眾成朋上浸以惑楚朋曹比而黨譽同

本朝夏侯玄與何晏等皆有盛名晏自玄以易之所謂深

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妾作

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東坡書樂

後

交結

後

後

後

後

皇甫卿士蕃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
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煇方處詩十月之交注六人相覲
以貨相賂以利記郊特牲

史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時加羞
珍異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傳灌夫

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數千百人杖
傳郭解入關中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權解游

輒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西漢陳苞直盈於門庭聘問
交於道路書記繫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通監漢武紀王氏方

盛賓客滿門五侯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長安人樓護盡
得其懽心西漢五入奔競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通監

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
漢桓紀崔烈為司徒因傳母入錢五百萬通監漢靈紀杜預在

明比 交結

也晉書荀晞為兖州刺史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遺都下
親貴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慕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

暮還同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引為刑部尚書通監唐紀五

由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
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通監唐元宗李林甫常以

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 柳澤上疏以為斜封官
因僕妾汲引劉幽求魏知古崔湜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

平公主之志也通監唐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
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唐書李聽素以賂遺得

權倖心故多為助力唐書王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
其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李士章執誼及當時朝

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
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通監唐王叔文依王伾依李

忠言忠言依牛昭客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
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叔文及餘黨十餘家
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休者至宿其坊中餅肆
酒罈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通鑑揚震卿張元夫蕭滸等
善結交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求官及第無
不如志通鑑唐文宗

趨附

經富人之屋為所集也詩正
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莊列禦寇
史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左閔承頰觀色
為務史記馮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
忌不專平然得此聲名而刻深吏多為瓜牙用者依於文

交結趨附

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魏本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
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
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於是
舍人見勃曹參西漢追時好而取出資西漢蓋時王氏方盛
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
咸得其懽心西漢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
二千石皆賀西漢追趨逐者西漢畢軌
鄧颺李勝何晏丁謚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通鑑
魏邵陵慕容超時公孫五樓為侍中內外無不憚之王儼
諂事五樓時人語曰欲得侯事五樓晉書朝露未晞小
車盈董石之居夕陽早落皂蓋填閭竇之里隋書李
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蕭晷薦吉温於林甫得之
大喜温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羅希奭為

吏深刻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通鑑唐

集輿金輦壁輸貨權門陳琳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得其門

而入者惟挾炭之子王沈釋時論見御覽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

苞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選劉孝標甲第金張管門庭車

騎多孟浩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謝權門多

嗜啖元稹名利苟可取殺身旁權要孟同號國門前開如市

集大都車馬就權門元微權門眾所趨有客動百千韓文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

言而囁嚅韓文所遊皆青雲之士劉賓客當隆赫柄用而蜂附

蟻合文柳

本朝張易之兄弟嬖幸武三思等候其門庭爭執鞭撻續世

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見輔國執子弟之禮同上

通村

強自攀附

經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諛為

史何昌瑀為吏部尚書有一客姓閔求官曰君是誰後答

曰子騫後南史杜正倫為相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

不許唐書巨盧華章說嘗問郭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牒嘗

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華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

由是以膏梁自處通鑑後

集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四子

論

本朝郭崇韜哭子儀之墓筆談

有守

經

確乎其不可拔

易乾卦

改邑不改井

易井卦注井以不變為德

風雨思

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詩風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

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

不食而死說檀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

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說儒不墮獲於

貧賤不充說於富貴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語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語雍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語子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語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語微

君子脩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語家昔齊景公田招虞

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孟滕

下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孟尺

堂高數仞接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

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

弗為也同不誘於譽不恐於誅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

物傾側荀卿子非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

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荀卿子

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管子非其志不之非其心

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倘然不受莊子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

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孔叢子抗志互胡毋思

謂子思曰子思好大世莫能容子思曰夫不見容命也毀

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孔叢子鐘山之玉炊以爐炭而

色澤不變淮南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

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揚子千變萬化吾常守中文中

雖有挈餅之智守不假器挈餅知不以借人左昭七年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史公

傳戰國儒術既絀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史公陳餘謂孔

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

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

之以待其求至無患矣通監秦紀叔孫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曾有兩生不肯行曰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西漢本傳周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王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通鑑景紀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畏小人匆匆而易其行西漢東方朔傳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西漢揚雄傳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西漢律歷志心如金石東漢王常傳郅惲為上東城門候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門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漢高獲傳高獲師事歐陽歙歙下獄獲冠鐵冠帶鈇鑽詣闕請歙帝見之謂曰欲用子宜改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東漢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於

有守

和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高峻東漢互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東漢范曄傳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東漢烈女傳孤竹長飢羞食周粟東漢說民傳千乘莫移其情上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名重於世帝以玄纁羔幣聘之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通鑑揚震為太尉帝舅耿寶薦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固宜有尚書勅拒不許東漢書楊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郿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

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
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通鑑漢范滂甥李頌素無行中
常侍唐衡以屬宗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
佐朱零零曰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
止通鑑漢帝愛楊喬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
口不食七日而死通鑑漢中常侍趙忠遣弟延致殷勤於
傳燮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
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傳燮豈求私賞哉本初劉備舉
袁渙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笑而
應之曰渙它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
去此復罵將軍可乎通鑑漢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
讓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
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

有子

情喻之惇就疇宿而勸之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
同邀疇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
可買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將
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願効死刎首於前同
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侶改步通鑑三中常侍郎黃皓用
事董厥諸葛瞻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樊建不與皓
往來秘書令卻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皓
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
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通鑑魏吳隱之為廣州刺史酌
貪泉賦詩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晉書蔡謨除司
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謨終不受帝臨軒遣侍中紀據
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陳讓自且至申
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詔免謨為庶人通鑑漢褚淵侍山

陰公主十日備見逼迫誓死不廻

沈約宋書

沈慶之請老乃至

稽顙泣涕上不能奪聽以始與公就第上復欲用慶之使

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効何公

通鑑宋文紀

豈可令臣曲筆

魏游筆傳

周處

士韋愛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世宗禮敬尤厚號

曰逍遙公

通鑑陳高祖

傳緯上書言後主酒色過度辭多訐直

後主大怒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尚可

改臣心可改南史劉行本性剛烈周武時為掌朝大夫典筆

硯故事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及行本將進承御

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問之曰臣既

不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取臣筆

隋書王世充

以國子助教

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德明耻

之故服巴豆散卧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

有字

語通鑑唐高祖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

知公不移

上又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

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

古人富不易妻

段志

元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

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元拒曰軍門

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曉帝歎曰

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唐書太平公王與僧寺爭碾磑

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雍州刺史竇從一大懼亟命

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從一不

能奪

通鑑唐中宗

李尚隱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哀金以贈尚

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唐書

不穆如山

傳柳渾與張延賞同為相怙權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

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答曰為吾謝張

相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唐書秉心蹈義金石傳
御史大夫高元裕欲薦用韋澳諷澳謁已澳曰傳
呈身御史唐書韋

傳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出談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其堅春秋

傳操愈堅而不衰楚辭每以清白洗心不為寒暑變節陳子
甘心苦節風雨不改周處屯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

度張九齡文昔聞陵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賃妻織履樂亦在其
中豈無貧賤苦羞與傾巧同張說松柏雖居寒羞逐桃李

春時太不學蒲柳凋真心常自保周道勝於內者物莫能
亂德充於外者事不能誘元女寧方為阜不圓為御寧方

為污辱不圓為顯榮周河漢不改色謝江流石不轉君
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上並同抗哉巢由志堯舜不可遷元

集金石有銷鑠肺肝無寒温 旋風四面起井深波不生

堅冰一時合井深凍不成終年汲引絕不耗復不盈五月
金石鑠既寒亦既清易時不易性改邑不改名君門客如

水日夜隨勢行君看守心者井水為君盟 玉色深不變
井水撓不移周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韓退之與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韓應志為飲水堅劉
韋告人書玉貞而折不能瓦合鸞鍛而萎不同雞羣周金石自銷

鑠玉性肯磷緇白特星霜屢變金石彌堅周玉立於磷緇
之際雞鳴於風雨之中靜柯勁草在我而已李義直不枉

尺正不由徑周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者家日欲
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而不出率空腹貯古

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意飢誦經
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韓魯自言歲寒性不知露與霜

糖文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
味寒暑有遷松筠之志如一並同惟有剛腸鐵百鍊不柔
虧難澹然一心獨立千仞骨鯁知難屈鋒鏗豈易
于青松心在任風霜並同不憚芳蘭之焚竟全孤竹之
志鏘文松色不肯秋玉性不可柔野身不以形勢屈口
不以觀望柔皇南

本朝王元之作三黜賦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雖
百謫其何虧五朝言我生不有命其肯枉尺尋披飲風蟬
至索長吟不改調同雖事君均於事親而奪志難於奪帥
東坡集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二

有守